



逢星期日刊出

陳夢標喜歡顏真卿體的骨力遒勁，喜歡李太白詩的氣象萬千。自言，案上筆為木，墨為水，硯為石，均是自然之物。揮毫時筆隨意走，「水墨交融，力透紙背」的一刻是謂「天人之境」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，書法之道於陳夢標而言，唯「自然」二字。

文：成野 圖：蔡文豪 成野

與書法結緣，也是自然。父親為中醫。在陳夢標的記憶中，童年瀰漫着熬煮藥材的香味。那時，父親常在面窗的大案枱上奮筆疾書，寫完後將筆隨意一擱，很是灑脫。待他走後，年幼的陳夢標就會學着他的樣子提筆寫字。「他有時會在一邊看，但從不說你應該怎麼寫，我父親就是凡事不強求」。「不強求」成就了陳夢標的興趣，他笑言，「要是逼着我學可能還真不樂意了」。可少年懵懂興趣使然卻章法全無，也許是上天見憐，一場偶遇成就了半世紀的師徒之情。

陋巷看寫字 結出師徒緣

「我的老師陳文傑先生，在我眼裡看來，現在沒有一個人的書法才能可以超越他。」回憶起一年前過世的老師，陳夢標無限感慨。當年僅十餘歲的他，在放學途中發現深水埗的小巷裡多了個寫招牌的攤檔，便湊過去看熱鬧。攤主陳文傑當時正摹北魏《高靈廟碑》。西下的夕陽撒入舖中，映照着隸楷交變時期意狀奇古的字體。穿越時空般的力量讓他一下就怔住了。

「我就站在那看，接連兩個鐘頭一動也不動」。後來，陳文傑的字寫到哪他就跟到哪，「跟了好多次，陳老師其實早就注意到我啦，後來看我那麼喜歡（書法），就收我做開山弟子了」。「當時的書法家就是那麼辛苦」，陳文傑擺攤給人寫招牌，一個招牌大概一到兩百元。「但老師特別慷慨，只要有人要字，不付錢也給」。在他的記憶裡，老師勤力，卻對用器全不講究，「現在寫字都說要哪裡的筆哪裡的墨，陳老師拿一兩塊的筆就能寫字，寫顏（顏真卿）就是顏，寫王羲之，形神兼備。宣紙貴了就在電話簿上寫。一寫就幾個小時，我就看幾個小時，很享受」。

陳夢標與陳文傑之間的情誼宛如一齣戲，開了鑼就不可收拾，一唱就是50年。「老師在世的時候，每個月都要聚」。陳文傑喜歡打牌，因規則由他定，弟子稱作「老師牌」。「他老是贏，我們都打不過他」。陳文傑喜歡釣魚，甚至為了釣紅斑，租船遠赴西沙。「他經常叫我一塊，我不喜歡釣魚，但每次釣到的都比較大，陳老師不服氣，就說我們吃魚生吧，因為他知道我不吃生的」。陳夢標口中的老師，宛如調皮的孩童，完全沒師長的架子。

享受揮毫樂 不為逞強忙

「說起來有趣，陳文傑既是我師父，也是我師弟」。他說起其中淵源來滿臉笑意。原來，陳夢標20歲後拜入聲名赫赫的大學人陳荆鴻門下，既習書法亦學詩詞。陳文傑隨後亦拜荆鴻先生為師，兩人竟成同門，「我入門還早些」。兩位陳老師在香港乃至全國都是書法名家，但習性喜好卻全然不同，文傑老師有求必應，荆鴻先生惜墨如金。「他（陳荆鴻）的毛筆都要1000塊一支，而只寫20次，絕不多寫，就給扔了」。



▲陳老笑言，「自己寫的字，每次看都能發現問題。」

寫春聯三大貼士

- 1 陳老寫春聯用紅色「洋葱紙」，紅色喜慶，「洋葱紙」紙質較厚，不易褪色；同時在貼和撕的時候小心的話，可多年使用。
- 2 寫春聯前先在紙上抹一層熱非粉/爽身粉/香粉，字不易暈開，更工整，保存時間也更久。
- 3 字跡全乾後，用乾毛巾將粉末擦掉，便可以張貼。



▲陳老即席寫下春聯

夫妻相扶到老 情如茶甘醇厚

「小成，你運氣好，這是老師留下來的茶，」陳夢標的夫人提着茶壺出來，給我斟上一杯琥珀色的普洱，茶湯顏色漂亮，讓我看得痴了，忘了說謝謝。

「她也是陳文傑的弟子，」陳夢標笑着說，我一驚，抬頭只看到她轉身進廚房去端點心的背影，「只是現在專職相夫教子，書法生疏了」。

陳老說，太太叫高照慈，與他相識於文傑老師門下，「算是老師牽的線吧」。兩人走過同窗的青葱歲月，亦攜手經歷人生的坎坷；在老師離世帶來的巨大悲痛中相互攙扶、安慰，現在又同為香港書法家協會的會員。

剛剛介紹完，陳太太就從廚房走出來，為我們添

茶，擺好紅豆糕，隨後又靜靜坐在客廳一隅聽丈夫南海北的閒談。我突然閃過一個念頭，回頭問她，「您給陳先生的字打多少分呢？」她哈哈笑了起來，低頭略思索，「我看，85分吧」。陳老喜笑顏開，「很高了哦，你從來都沒說過我的字能有那麼高分。」我旋即又問她，「那您給自己的字打多少分呢？」「60吧，比他差好多。」陳老聽罷連連搖頭，「她謙虛了，她不止60。她只是沒時間，要照顧家庭，我給她100分」。

俗話說，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」，但是真正有多少人能在人生的起起伏伏中有一知己，相守相伴？歲月讓他們的情感如陳年普洱茶般香氣內斂，平淡無奇的你一言我一語，如桌上琥珀色的茶湯，醇厚、回甘。

▲陳夢標書道「自然」

了」。但兩位老師又各有所長，「我覺得陳文傑的字更好，很多人行書寫得好，楷書就不行；隸書好，草書就一般，陳（文傑）先生每樣都好」，而「陳荆鴻的詩文、才氣，後來者難望其項背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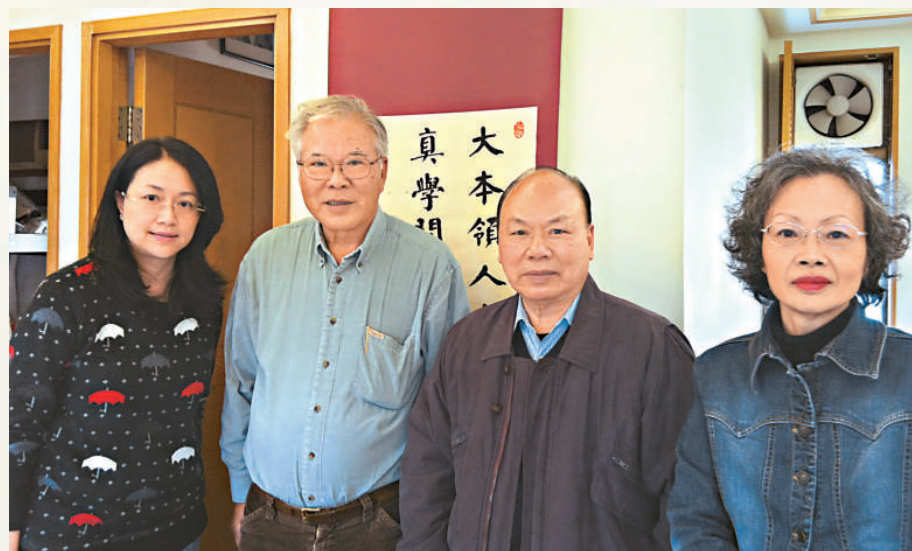
師承兩位風格迥異卻又才華橫溢的老師，20歲左右的時候就有人上門向他求字了。「那時候年輕氣盛，人家有要求，我就一定要滿足，特別想證明自己的實力」。曾因一個協會需緊急召開會議，託他撰寫寬幅3米，字數近2000的碑文，「說給我一周，但我第三天就有事得離開香港，剩下一天半的時間」，他笑言當年少年意氣，「明知時間不夠，還一口應承，苦了自己」。第二天天未亮即起床，不吃不喝，從早上7點一直寫到晚上10點。1700字的碑文總算端方鋪陳於人前，他稱那是自己「寫得最苦的一幅字」。儘管「紅封包不薄」，亦不會再逞強，因為「書法本是很好的消遣，不享受寫字幹嘛？」

正職教英文 書法是興趣

陳夢標坦言，書法並不是他的「主業」而是「興趣」。從畢業到退休，他的「正職」是中學英文教師。「很多人都很奇怪，英語老師怎麼那麼喜歡書法，我就告訴他們，英文的美感比不上中文，中文有一種形態美」。他說，正如張旭的《肚痛帖》寥寥30字，傳承千年，其價值已不在表意。觀者即使不解字意，看到如飛瀑瀉瀉的字體，也能想像到作者創作時的「恣肆宣洩，一揮而就」。他很高興自己未把書法作職業，反倒能興起提筆，興盡收筆。「我常遇到廣東或書法家協會的成員，內地的書法家協會好多都是專職書法家，我就和他們說我的字60分就能及格，他們的要80分，因他們天天要寫；我的是業餘消遣。」他說起自己「業餘」一臉坦然，似乎忘了自己雖非「職業」卻亦身為香港書法家協會的會長。

採訪結束，當攝影記者要求給陳老拍張照片，他攤開小孫子棄用的紙，在廳中的長桌子上信手寫下「自然」二字。古人言「知白守黑，神明自來」，書法落筆之處為道理，空白之處為天地。陳老的「天地」或許僅是那張長桌子，但「自來的神明」是喚着「經需沾取對君酌」的李太白、是喚着「事如春夢了無痕」的蘇東坡，抑或還有兩位老師和腦海中其他林林總總的記憶？

「字如其人，字中或有每個人的閱歷」，陳老說到此處，微微一笑說，「我現在，是人字趨老了」。



▲陳老和學生合照

對學生要求：首要喜歡書法

陳夢標的書法教育理念是「興趣至上」，對子女和弟子均如此。他自言4個子女都沒練書法，「現在他們都從事和商業有關的工作」。兩個小孫子一個6歲，一個3歲，打開完會趴在桌上，睜着圓溜溜的眼睛抬頭看爺爺寫字；神情專注，或許像極幼時的陳夢標。被問及會否想讓他們當書法家，陳老說，「我會教他們寫字，他們要有興趣就跟着學，沒有就算了，不要約束他們」。

很多書法家帶弟子是想栽培「好苗子」，出點成績。陳老帶學生則「有教無類」。「我對學生的要求是這樣，寫得好不好沒關係，你首先得喜歡」，他說，自己已有兩位90高齡的「老弟子」，「比我還大20歲，她們第一天來上課，我給她們紅封包，她們高興得不得了，說以為這輩子已經沒有人可以給她們紅封包了」。他一邊說，一邊執意從疊成了半人高的學生作品中翻找出兩位弟子的作品。小

心展開，端詳許久後，突然綻放出一個孩童才有的燦爛笑容，「寫得不錯吧？」停頓一會又說，「只是有一年前去世了，她的作品我還留着」。

陳老說，「我自己的字我覺得才剛剛及格，不會要求學生寫得有多好，但希望他們至少能會欣賞」，因為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是妙不可言的大千世界。

▶孫子願學，陳老教得開心



陳夢標

隨意間書出自然之法